

向往、神往、心往

◎ 苗勇

观川剧《梦回东坡》

一缕秋风，百样情怀；一台川剧，陶醉开怀。苏东坡是四川的文化标杆和代表人物，代表着四川深厚的历史底蕴。应好友陈智林主席邀请，11月1日晚观看了首场由他担纲主演的川剧《梦回东坡》，有一种酣畅淋漓、舒服至极的感觉，究其根源是向往、神往、心往得到满足。

——选题自带流量，名人演绎名家，令人心生向往。苏东坡诗、文、词、画无一不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本身就自带流量，在北宋时期就是名人，魅力经久不衰，至今未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苏东坡的名句，去年还专门对三苏祠进行了考察。“说不尽的苏东坡”早已成为四川千年以来“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骄傲。陈智林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以苏东坡为选题，让川人走进川剧，用川剧演绎川人，找准了发掘四川传统底蕴、激活四川文化潜力的爆点，本身就令人充满向往，光看选题、光听名字就忍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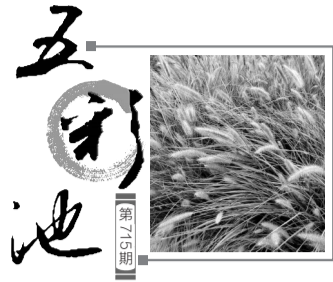
给人一种先睹为快的冲动。

——构思匠心创意，奇人讲述奇事，令人悠然神往。苏东坡一生特具传奇色彩，正如他《自题金山画像》总结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何才能讲述好东坡故事？这需要匠心独妙，“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梦回东坡》采取以梦中追溯过往的形式，融入了散文的叙事手法，用八场剧闪现了苏东坡人生中的重要事件，重点讲述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故事，也讲述了他在四川的人生过往，用与众不同的构思，以及川剧特有的轻松幽默的形式，再现了苏东坡令人敬佩的一生，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一个乐观、豁达、幽默，有血有肉、有烟火气的东坡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独特人格魅力，看到了、读懂了川人独有的幽默精神和人生特质。看完该剧，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苏东坡在文学上是天才，但没有天才惯有的极端性格，即便经历了宦海沉浮，他在生活中仍然是鲜活的、可爱的，应该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有趣的灵魂”。

——语言自带川味，川话塑造川人，让人神醉心往。台上台下传承忙，戏里戏外乡音好。该剧的语言选择了讲川话，还不时插入方言俚语，多重迷人的特异气息，让该剧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张力。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认为地方的才是大众的，特色才能走得更远。《梦回东坡》融入了烟火味儿十足的四川方言，地道的方言更加拉近了川剧和观众的距离，让川剧更有川味，也让苏东坡更有川味，以独特的川音给苏东坡烙下了浓烈的四川印记，让川剧回归本位。我想，这也更能让川剧走进更多老百姓心里去，川剧以其独特的味道，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苏东坡就是一个四川人，让这个了不起的大文豪更加具有烟火气，这种语言表现，让观众深受感动。

同时，剧中演员演技技艺精彩，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感染力强。

总之，《梦回东坡》是成功的，既有底蕴，又接地气；既让观众深受教育，又觉得好看好要。



晶露，千年的对视

（组诗）

◎ 贾璋岷

巧月怨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那流星，那流转的怨恨
瓔珞般闪亮，在树梢
已经把相思的秘密叙述
牵挂起碧海青天的夜夜心
桂花遍地，黄叶掩映
离蜡梅香魂的浮动
也就一阵阵金风的距离

人间的故事，也有千转柔肠的委婉
只是，星星洒下的只有冷漠
冷漠，泡湿每粒露珠
露珠的晶莹剔透
感动每株秋月下的桂花树
一缕缕明黄金粟
丝丝入扣，拉乱了金风的思念

长袖舞

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

蹴罢秋千的女郎，汗水
沁出薄衫轻衣的时分
就是花枝上的露珠
摇摇欲坠，与草坪的露珠
遥遥相对，把花泥浸得风华乍现

花瘦了，人瘦了
瘦成莲花掠过的晚风
夕阳下金柳，那新娘妆的清新
回风飘舞的长袖舞姿
舞出万里晴空의 流云
愈来愈远的玲珑追忆

终结对视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苏轼《遇逸乐·彭城夜宿燕子楼》

天与地在那一刻对视
阴与阳在那一刻渗透
动与静在那一刻交融
清与浊在那一刻升腾

在小院踱步，遥遥地听到歌楼
莺莺燕燕，唱暖秋夜朗朗月色
朦胧的情愫，流转的眼波
冷透望不见的故乡心眼

露珠泻落，浑圆的荷叶就有了棱角
曲港的水波，粼粼成了跃动的露珠
荷叶是锦鲤的事业线
那串串露珠，点缀着曲港柔波的珠链

梦的露珠，连成寂寞的锯齿
思念的目光被梦云割成颗粒
鼓声里，滴落秋叶静谧的脆响
小园与踽踽独行人，流落千年秋夜

楼空人去，飞檐玉砌还在
雕栏，颓圮成一堆飞鸟的羽毛
那飞鸟，剪剪墨尾
把往事撕成清风，随风而逝

楼上，红帐里的玉人
远去，在小园行逸的人
脚印也没留下，还有呢？
风吹过，连草都吹出泡沫

泡沫似的露珠，每夜都在
把玉人的倩影送走了
把山中的倦客送走了
把楼中的燕子送走了

甚至，把巍巍楼阁也送走了
从天到地，聚气为露的程序
变量与定量的对视，寂寞而生动
一遍遍，变幻出飘逸的宇宙定律

我养了一朵云

◎ 董改正

阳台上焊着钢筋，近处是一堵老墙，稍远处又是高楼，再远处还是。

我养了一朵云，就在我阳台的天上。下面是一些树，桂树、香樟、银杏，更多的是构树。构树是野生的，它们的种子起先来自风的戏谑，或是飞过的鸟。构树是飞翔的树，就像鸟一样，也像云。

我从未照顾过构树，它们不需要。春来发几枝，夏日挂果，果红色，如桑肉肉圆，一个个凸起的点上，点着针尖大小的黑。热闹，喜庆，一只只鸟就飞来了，白嘴鸦、喜鹊、黄雀、缝叶莺、画眉、伯劳，聚集在树上，啄啄啄，啄啄啄，啄啄啄啄，一边啄一边吵，哦，不是吵，太安静了，听着声音就大，或者是它们平常隔得远，擦身而过打招呼时，不由得就大嗓门了，是唠嗑才对。啄得红浆飞溅，溅在空中，洒在地上，地上一地的碎红。跟落英不一样，它们是种子，尘埃落定，它们就落定了。这个时候，它们的上空就有一朵云跟我一起看着。天是蓝的，蓝得像假的一样。云是白的，白得跟童年时一样。云是有表情的，它笑眯眯地看着热闹，也顺便看一眼窗前的我。

秋天叶枯，冬天叶落，但鸟儿们还记得这里，依然不时来相聚，大嗓门唠嗑。云也来，笑眯眯地看着，听着。有时候我不在窗前，它一定也在，因为我猛地走到窗前，就看到它了，它就看到了我。寒风呼啸时，鸟站不住了，它们虽然换了新衣服，可是风不懂人世沧桑，不知道自己都已经冻得咳嗽了，还有一个劲地找鸟儿们玩。云穿了一年的衣服也旧了。我心疼它，想给它换一身衣服，它却不愿意接受。然后就是黄昏了，雪就来了。

有一天，楼下有人喊我。是阿逸，她仰着胖乎乎的小脸，耷着大门牙，问，董老师，这树是你养的吗？我说是的。那鸟呢，也是你养的吗？她还是仰着脸。我说是的。她还是仰着脸，指着天上，问，那云呢？我抬头看看云，天蓝得像是要把我俩吸进去，云白得像阿逸的梦境，我笑着说，是的。那你叫一声看看，阿逸耷着大门牙笑。我就叫了一声。你看，云笑了是不是？我提醒她看。啊！真笑了！她跑开了，大声宣布她的董老师养了一朵云，纯白纯白的，棉花糖一样的，会笑的云。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云还是每天都会来到窗前，构树还是春来发几枝，还是夏秋枯冬寂静，鸟还是常来说话，我还是会不时站在窗前，看它们，听它们，想着它们，也被它们看，被它们听，被它们想着。又一个夏天，构树的范围更大了，挂满了红果子，一片红灯笼，喜庆，热闹。白嘴鸦、喜鹊、黄雀、缝叶莺、画眉、伯劳等等，都来了，聚集在树上，啄啄啄，啄啄啄，啄啄啄啄，一边啄一边吵。云在窗外看着，看我，看鸟，看树，笑咪咪的。我约了一个朋友，他再也不来了，来不了，他变成了云。我在窗前流泪，看它们啄啄啄，啄啄啄，啄啄啄啄，一边啄一边吵。我知道秋天会到来，之后是雪和寂静，对于这个秘密，我对鸟儿们守口如瓶，我对云守口如瓶，对阿逸守口如瓶。

我听见有人喊我，是阿逸。她长大了，秀发飞扬，明眸皓齿。她仰着脸，问，董老师，你的树越养越多。我说是的。你的鸟也越养越调皮了，拉了我一头。我笑了。她指指天上，说，你的云还是那朵云。我抬头看看云，天蓝得像是要把我俩吸进去，云白得像阿逸的青春。我说，是的。那你叫一声看看，阿逸巧笑盼兮。我没有叫。她说，你看，云笑了是不是？又说，我看你朋友圈了，开心点哦！又说，哪是你养的树养的鸟养的云，树养的你呢，鸟养的你呢，你是云养着的孩子，长不大的孩子，你和我一样大，你还记得我画的那幅画吗？

那幅画里，她和我手牵着手，她扎着小辫子，我穿着背心裤衩，我们共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系着一朵云。好大好好的云，好蓝好蓝的天。

她说，明年你树会更多，鸟会更多，云会更白。记住啊，董老师，你是云养着的孩子呢！

温暖小城的“老字号”

◎ 马海霞

瘦街处于小城的繁华地段，我所就读的高中，学校后门就在瘦街上。那时，瘦街两边都是民房，很多商贩在瘦街摆摊。瘦街入口处，是最好的位置，许师傅的修鞋摊就在这里。

我上高中时，许师傅已经四十多岁，他是聋哑人，左腿还有残疾，靠拄拐行走。他结婚晚，媳妇天生智力残障，但两人生的闺女却聪明伶俐，许师傅给闺女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蝴蝶。

天气暖和时，蝴蝶会跟着父亲出摊。许师傅忙手里的活计，蝴蝶则在瘦街上玩，街上的居民和沿街检查买卖的摊贩都喜欢蝴蝶，她走过半街，手里已经被塞满各种吃的。

瘦街上的人，都不把许师傅当聋哑人，会跟他唠嗑，那些找他修鞋的主顾，修鞋时也跟他聊个不停。他时而也会停下手里的活儿，一边打手语一边笑着呜呜啦啦说。许师傅修鞋收费很便宜，一般补个补丁，钉个鞋掌，就收一毛钱或两毛钱。许师傅家中有事不出摊时，会在摊位的地上，写着，几号到几号，我休息。大家到瘦街找他，一看地上的字就明白了。

摘帽

◎ 张晓峰

点，一斤能多卖二毛钱。

到了三喜的粮食收购点，却是冷冷清清的，三喜还在屋里睡觉。四清说：“我来卖玉米了，快起来吧。”三喜说：“今天不收了，您拉回去吧。”四清急了：“咋说不收就不收了，我好不容易瞅二姝有空，用他的车拉来了。”三喜说：“也不是不收，我存的粮食多了，没有现钱了。现在这社会，没现钱谁还收卖？”四清一听，笑了：“我敢。我不信你还能跑了。”“就是呀。我跑啥跑，我这儿的粮食，值上千万呢。”三喜一骨碌爬起来，“走，就冲您这份信任，我给您个高价。”

四清拿着个白条回了家，交给老伴：“放好，千万别弄丢了。”老伴拿着白条看了半晌：“这回的存款折和以前的咋不一样呢？”四清说：“这不是存款折，是三喜打的条，他没现钱了。”“没现钱你还敢卖给他？他要赖账咋办呢？”“噢，乡里乡亲的，他会赖账？他家里上千万的钱，会赖咱这几千块钱？”老伴叹了口气：“你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太善良了。”四清瞪她一眼：“我吃亏亏了？我没儿没女，政府啥没管咱？给咱治病，给咱贷款养鹅，让咱加入合作社分红……”老伴打断他：“别扯远了。我问你，咱的玉米多少

斤？多少钱？”四清说：“五千多斤，你看我这记性，丢嘴就忘。”四清拿过纸条：“五千四百四十五——不对呀，咋后面还有个‘0’呢。这不成五万多斤了吗？”老伴忙用手捂四清的嘴：“你看清，到底多少斤？”四清用手指头点着纸条上的数字：“个，十，百，千，万，没错，就是五万多斤。”老伴两眼放光：“后面写钱数了没有？”四清说：“没有，他说一块二一斤，要是算账的时候涨价了，按涨的价算钱数呢。”老伴激动得说不出话了，光说“这……这……这”。四清站了起来：“这啥话，你还想占三喜的便宜？发不义之财？”

晚上，村里的大喇叭又响起来：“各位村民，今天咱村发生了一件大事。徐四清同志到三喜那儿卖玉米，五千多斤的玉米，三喜多写了个‘0’，变成了五万多斤。徐四清同志没有见利忘义，主动到三喜那儿改了过来。徐四清同志这种不占便宜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过去，我叫习惯了，总是还叫徐四清同志贫困户。现在看来，徐四清同志不但物质上脱了贫，精神上也脱了贫。从今以后，村里人谁也不能提贫困户这仨字了。我要是再提，我刘大林的姓倒着写。”



风姿绰约

杨明强 摄